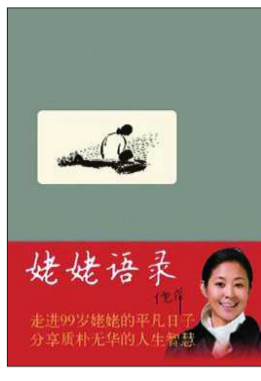


10 姥姥说:糖稀越粘越厚,苦菜越洗苦水越少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但姥姥这两千三拿到手了,她是真信了,她是捡着便宜了,她是高兴了。我们也高兴啊,我们的目的都达到了,双赢啊!

我说:“姥姥,我们单位这事你别到处说,单位照顾,收不了那么多。”我是担心她把村里那些亲戚的旧衣服收来,我就惨了。

姥姥说:“有好事想着别人,别人就老想着你。你有了好事不想着别人,只顾着自己,最后你就剩一个人了,一个人就没有来往了。一个人一辈子的坏事是有限的,使完就完了,人多好事就多。”

想起我第一次挣到最多的钱是一万块,我就悄悄跟姥姥说了,也拿给她看了。

姥姥说:“钱这个东西,越看越多。我看了就等于你挣了两万,再给你妈看就等于三万了,再给你哥看就是四万了,欢喜成了四倍了。”

“糖稀越粘越厚,苦菜越洗苦水越少。”姥姥的欢喜都是乘法,忧伤都是除法。

望着姥姥那瘦弱的身躯,我总在想,她心里的那条河得有多宽?那片海得有多大?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河水会断流,海水

会枯竭。

我真觉得姥姥是我身边的一块宝。姥姥最后的几年,几次来北京又几次回山东,来了是我想她,总觉得这么好的日子姥姥享受不了我心不甘,走了又是姥姥的儿女们怕太麻烦我而不得已。

姥姥每次走时心里都浸着泪水,每次都说:“再来就得下辈子啦!”

我更是无可奈何,我妈,舅姨们都太硬了。

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已经九十七岁了,那一年为了孩子上学,我们从城西搬到城东,就住孩子学校门口。当时买房子也就剩最后一套了,十楼,这是姥姥一生里住过的最高的楼了。姥姥住的是家里最朝阳的一间屋,楼前就是刘罗锅的四合院大宅子,不远处是王府饭店,再往前看就是北京火车站,没有任何高出我们楼的建筑物。姥姥很喜欢,每天倚窗看景,等着我儿子放学回来。

家里最大的洗手间是给姥姥专用的,最现代化的卫浴焊上两个最土的扶手,又粗又难看,可是安全啊。好强的姥姥从来不让别人扶,

那时候我恨不能在姥姥常走的路上都安上扶手,怕她摔倒啊,更怕她摔倒了再也起不来了。用妈妈的话说,“姥姥这把年纪就是熟透的瓜啦,得小心地捧着,有一点小闪失瓜就碎了”。

操心归操心,有一个可以让你为之操心又愿意操心的人不是幸福吗?姥姥的儿女们不理解,姥姥住在我这儿哪里是麻烦?是给予啊!我从姥姥那儿获得了太多太多我终生都享用不完的东西,天知道,我知道。

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我现在想起来都心酸,她不愿意走,我也舍不得,可她的五个儿女都已经决定了。毕竟是他们的妈,我们第三代,第四代只能是顺从了。妈妈也是快八十的人了,也不能强她之意。爱姥姥,也爱妈妈,爱舅,爱姨,其实真没有轻重,只是觉得孝顺姥姥的日子不多了,妈妈他们还有的是日子让我们孝顺。

怕太伤姥姥就过渡一下,让小姨陪着姥姥先搬到北京城南的小表妹玲玲家,说是我要出差了,家里没人,照顾不了姥姥,等我出差回来再把她接回来。姥姥也真是老

了,我出差,全家都出差呀?我永远出差呀?

姥姥在城南住着,都在北京,我却要“出差”回来才能去看她,而且还得说得待不了几天,马上又要“出差”,否则姥姥就要跟着回来。

那个时候,姥姥还在“上班剥瓜子”,去玲玲家要带上瓜子,嘱咐表妹凌云定时去收货。

二十分钟的路程,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去看了姥姥三回。

在玲玲家的姥姥头也不梳,穿着毛裤坐在床上剥瓜子。想着在我家的时候,姥姥每天都一丝不苟地把头梳得利利落落,还照着镜子用清水把散落的头发收拢,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。问她为啥,姥姥说:“玲玲家也没外人来,不像你家总有客人,都是些能人、高人,不穿整齐了给你丢人。”

姥姥的确在我家见过很多她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人,念念不忘的是赵老师吃包子的事。

“赵忠祥这个人儿啊跟电视上不一样,我给他数着呢,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,头都不抬。”姥姥不是心疼那七个包子,她是觉得荣耀,一个成天在电视上说话的“干部”,吃了七个她亲手包的包子,她多欢喜呀!“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忠厚的人,也是个挨过饿的人。”姥姥这样评价赵老师。

37 鄙人看不见兔子,就不能放鹰

正糊涂的不是本部队,倒是狄先生本人。狄先生怎么就不想想,冯日坤已成丧家之犬,他的部众已被曾军门解散,他的府邸已被张树声查封,他上哪儿去弄两万两的银子?天还没有黑,你怎么就说了梦话?

狄为利摇头道:“你错了,鄙人到手的两万五千两银子,那是一个儿子都跑不掉。冯日坤拿不出银子,鄙人可以向薛大人讨要。薛大人是上海出了名的财神爷,有他在,不要说区区两万,就是十万百万银子,鄙人只要一张口,薛大人都会不眨眼睛地拿出来!鄙人这次来,也并不想狮子大张口,只要李大人肯出五万两银子,鄙人就吧冯日坤交出来。怎么样?成交吧?”

李鸿章毫不犹豫地答道:“狄先生果然是个爽快人!好,本部队就答应你的要求。不过,本部队有个前提,这五万两银子须你把冯日坤交出来后才能付账!怎么样,算是对等交易吧?”

狄为利摇摇头道:“不!不!这个条件鄙人不能答应。李大人不把银子交过来,鄙人是不

会交出冯日坤的。贵国有句老话,不见兔子不撒鹰。冯日坤是鹰,银子就是兔子。鄙人看不见兔子,就不能放鹰。这是原则,没的商量!”

李鸿章耐心地说道:“狄先生,你听我说。冯日坤的确是个犯了大罪的人,但他的军队已被朝廷解散,他本人已没有丝毫价值。官府可以抓他,也可以放过他。何况这是上海,他就算再能逃,也逃不出朝廷的手掌心。本部队可以坦诚地对你说,你把冯日坤藏匿起来,没有丝毫的意义。相反,你自家的性命,还会时时受到威胁。冯日坤是个毫无信义可言的人,他可以攻击他身边的任何人。”

狄为利把头摇了又摇,说:“鄙人是个商人,冯日坤在鄙人眼里,就是一件货物。只要有银子赚,鄙人就去。无论你李大人怎样讲,不拿银子你就休想抓住他。李大人,鄙人给你三天的时间。三天后,如果还没有见到银子,那么,鄙人就去安庆找你们的总督大人,亲自和他谈这桩生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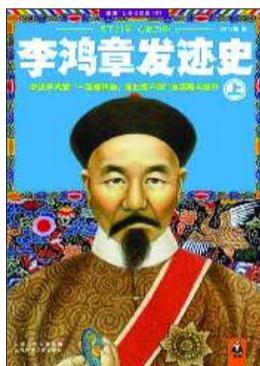
狄为利说着说着站起来:“李大人,我们三天后再见吧,但有一句话鄙人要讲在前面。三天内,如果冯日坤突然领几万长毛来攻打上海,你的损失可就不是几万两银子了!”说完故弄玄虚地耸了耸肩膀。

翻译一边译话,一边站到狄为利的身旁,做出随时走的样子。

李鸿章听完翻译的话,皱起眉头想了想。自己虽来上海才几个月,但已与许多洋人打过交道,对洋人的脾气摸得较透,洋人敢说敢做这一点尤其让他记忆深刻。

他站起来,慢慢地踱到狄为利身边,笑道:“狄先生,我们打交道已不是一次两次,本部队决定同你合作一次。本部队可以让粮台先给你一张银票,但这张银票,须三天后才能兑现。你同意,就到粮台那里去取银票,然后带王宗濂去拿冯日坤。”

狄为利高兴地大叫道:“你这个李大人,鄙人看你不适合做巡抚,倒适合做生意!你如果愿意,鄙人的洋行就出高价聘你!”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大清第一权臣「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」的为官之道

35 跟我结婚,是为了遮掩你们的关系

李佳楠没有想到,程刚带她来的这个地方会是墓地。

买了一束鲜花,程刚很是认真地看着她,“佳楠,我现在很认真地问你,你答应嫁给我吗?”

“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?”

“如果你答应嫁给我,那么这束花就由你来献,如果你还有些犹豫,那么这束花还是我来拿。”程刚看着远处一排一排的墓碑,“这里是他们的家,我今天是想带着媳妇见公婆。”

李佳楠的心如同被大锤击了一般,“程刚,你的父母……”

“他们已经过世好些年了。”

李佳楠伸手接过那一束绽放的黄菊,“咱们走吧。”

程刚颇为满足地看着李佳楠,在墓地工作人员处买来了描红的颜色和笔,带着李佳楠走到一个墓碑前驻足停下。

看着他一笔一笔认真地描着墓碑上的字,李佳楠的眼睛有些湿润,她能够看到程刚的手在不停地颤抖。

按照程刚的吩咐,李佳楠将墓碑上的土轻轻扫掉,将鲜花的花瓣轻轻撒在墓碑的上面。

程刚呆呆地看着那墓碑好久,最终才感叹一声,“爸,妈,我带着媳妇儿来看你们了。”

程刚跪在墓碑前,磕了三个响头,他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从墓地离开的时候,李佳楠感到头晕目眩。程刚带着李佳楠回到自己家,便让她躺下睡了一会儿,而他自己独自出去了。

李佳楠好似听到程刚在电话中与谁争吵,只听到程刚说了一句:“我不会再向你妥协,不要以为我忌憚你,你便可以对我的婚姻指手画脚,若是你期望我的婚姻能够遮挡住你,那就不要阻止我娶她。”

李佳楠听到了程刚出去的声音,她彻底醒了过来。

程刚回来时,李佳楠在等他。

程刚轻轻地摸了摸她的额头,“好些了吗?”

李佳楠点点头,“你在跟谁

打电话?”

程刚面色上的怒气仍旧未消,“大姐。”

李佳楠不想多问,“你会处理好的,对吗?”

程刚紧紧地抱着她,“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”

“你跟我说实话,你到底是怎么了?”

程刚有些颓废地抓着自己的头发,“我……我对不起你。”

一个念头猛然从李佳楠的脑海中蹦了出来,她看着程刚,“你跟大姐到底是什么关系?”

“关系?”程刚冷笑,“她是我的恩人,现在是我的主人。没有她或许我早已经饿死了,在我大一的时候,我父母意外双亡,我无依无靠,上学没有学费,吃饭也没有钱。她看上了我年轻,而且对生存充满了欲望,她只要掌握我的经济便是掌握了我的命运,于是便让我跟着她做事,做一些很肮脏很无耻的勾当,否则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大学生,怎么可能短短几年内成为

拥有几千万资产的成功人士,现在你明白了?”

李佳楠恍然大悟,“那你要跟我结婚,也不过是为了遮掩你们的关系,对吗?”

程刚看着李佳楠,“对,我的婚姻便是遮掩我和她之间关系的最好保护伞,只可惜我选择的结婚对象恰恰是你,恰恰是一个我深爱的女人,一个我不容许自己伤害的女人,这便是那个疯女人不能容忍的事,你知道吗?就在刚刚,她打电话要我离开你……佳楠,你知道我多么在乎你吗?我甚至连我最忌憚的人都得罪了,她一句话我就会身败名裂,所以我带着你去见她,希望得到她的认可,得到她的祝福。我为她做了这么多年的脏事,只求她能够放我一条生路,可惜,她比我想象的要狠毒得多,你知道她想要什么吗?”

程刚来回踱步,他的举动显得歇斯底里,“她说她一手塑造了我,也会一手毁掉我的幸福!你知道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?那就是你!”

程刚指着李佳楠,“我害怕她会伤害你,因为只有伤害你,我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痛,当时的我,是发自内心地恐惧!”

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珞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